



如意(国画) 李昊东

古斋

古时的几种官职

车道平

翻阅汉代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积十五年心血写成的《史记》一书，就会发现文中记下不少官职名称。其中有文官、武官；有法官、外交官等。官职名称之多、之复杂，确是值得研究的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，封建王朝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统治机构，这种机构一直沿袭了几千年。

古时，相当于丞相之位的高级官员称“司徒”、“令尹”、“上卿”、“太尉”、“左徒”、“御史大夫”等。掌管朝中人事大权的官谓之“中正”；最高执法的官称“廷尉”；担任秘书或秘书长职务的官称“中书令”（皇帝的秘书），“长史”；当朝监察部门的官员称“司徒”；负责外交事务的官为之“大行”、“大鸿胪”等；掌管京城地面事宜的官吏谓之“内史”；管理参政大权的官称“大司农”、“少府”等；掌管中行政事务的官称“军侯”、军法官为之“军司马”、管军马粮草即后勤供应的称“厩将”；专管巡城捕盗的官吏为“中尉”。当然，这与当代军衔制中的“中尉”是不一样的；管理国家畜牧发展的官谓之“乘田”；县及县以下的地方官称作“令”或“令史”。

到了清代，文官、武官各分九品，并分别以服饰上的九种动物图像表明官职的品级。

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官职的位置及名称等相继发生了显著变化。但是，整个国家的组织机构还保持了旧有的轮廓，只不过是机构细密得多，庞大得多了。

走过冬天

鲁文仁

走过感念中的时光
林子陷入阒静
原野走向空旷
冰河沉向梦境
季节沉思中苍苍
走过记忆中的温暖

水果摊鲜艳、芬芳
炊烟轻轻在房舍上弥散
麻雀跳跃于空地
雷柏打着地面
拍打着行人的笑容和肩膀

落满掌心
落满近处也落满远方
阳光温情安恬
倾洒在窗户和街路
一些融入大地
一些裹挟着心灵歌唱

人物故事

母亲的遗产

焦述

母亲走了，是在她度过了第94个生日，迈入95岁高龄的时间，安详悄然地走向另一个世界。

母亲是平凡的，既没有诱人的丰盈家产，也没有引人瞩目的显赫地位，甚至连工作单位都没有。母亲的一生是在料理家务。

但是，母亲是有文化的，更是有信仰的。母亲的启蒙学校是民国时期的河南省立第六小学（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更名为开封市第六小学），母亲最后的学历是开封市育才会计学校。也是因母亲有文化又有专业知识的缘故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母亲曾多次被国家机关录用的机会，却都被她拒绝了。或许是因为孩子多，不忍心离开相夫教子的岗位吧。父亲当时在一家省直机关任职，每日起早贪黑，相当劳累，自然，家务重担全落在母亲身上。

其实，母亲是一个很能力的女人，据姥爷讲，在他兴办的企业中，母亲是他最得力的管账理财助手。

是金子，放在哪里都发光。在父亲工作的机关家属大院，母亲被公选为家

属委员会主任，又被公认为勤俭持家的楷模。当时我们已弟兄五人，全家七口，全依靠父亲工薪维持生活，母亲却能将日常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，孩子们衣着干干净净，光鲜合体……

更为使我对母亲无限崇敬和挚爱的是，当父亲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，离开了工作岗位，回到父亲的祖父已离去的故乡——巩县（今巩义市）农村开始做一个农民时，母亲依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人生的信仰，她劝父亲，说眼下天阴啦，但是迟早会天晴的啊！要相信太阳终究会出来的……母亲和父亲是带着三个年龄尚小的弟弟从城市回农村的，离开城市时，我在初中读书，母亲对我说，看来你爸爸许诺供你上大学的梦是不成了，你中学毕业，到工厂做个好工人，也挺好……

我想象不到，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，精神又遭受压迫和歧视的岁月，母亲怎样宽慰父亲、照顾小弟弟们，并使他们有勇气和毅力，走出那泥泞又坎坷的路程，那是21个寒暑，7000多个日日夜夜啊！当父亲的右派分

子被平反改正时，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，还怎能复职工作岗位，只能无奈离休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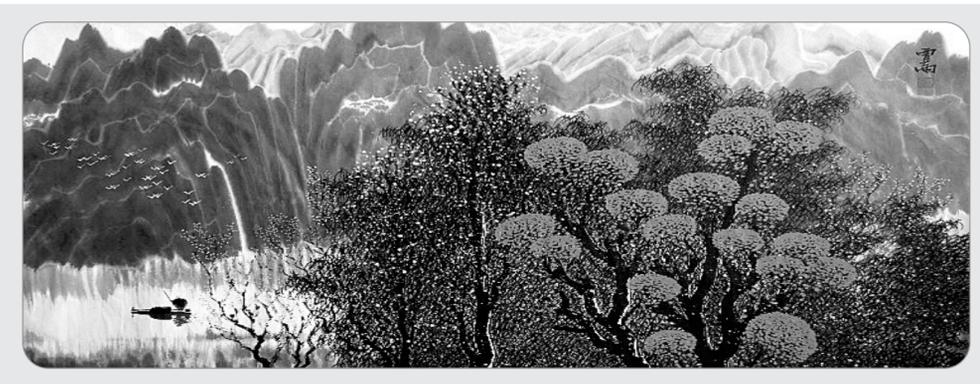
令人欣慰的是，在这之前，弟弟们已靠自己的奋发图强学得的一技之长先后飞翔起来，飞出了那个穷乡僻壤，那个令人窒息的氛围。当然是靠母亲的刚强和柔韧，更有母亲的智慧和远见，支持儿子们练就各自的硬功。

母亲爱说，我唯一的财产就是我的五个儿子，我相信，他们都是正干的。说这话时，母亲的面庞就涌现出一种含蓄的骄傲和悠然的自豪。

是的，母亲的儿子不论岗位轻重，才能高下，都行走在正道上。

母亲走了，再也回不到我们身边，但是母亲的优秀品质和神圣信仰，将永远成为我们世代代的传家宝，母亲传授我们的兴家立业的“良药”将永久效力于她的子孙后代：

父慈子孝家和善
兄宽弟忍八宝丹
夫良妻贤平安药
和睦乡里顺气丸



四季家园(国画) 贾雨

小说

假如灯熄灭了

孙道荣

家长会上，老师开门见山地问，你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吗？有的家长点头，有的摇头，还有的点点头后，又摇了摇头。

老师说，前不久，在一次趣味班会上，我问了孩子们一个问题：假如到了晚上，家里的灯突然熄灭了，你怎么办？每个孩子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孩子们的答案。

有的孩子回答说，叫爸爸修呗。家长们都笑了。老师说，这样回答的孩子，说明他的爸爸很能干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也是孩子心目中的“英雄”，这样的家庭，亲子关系比较和谐。但也说明了这个孩子依赖性比较强，平时遇到问题，出了什么事，都会首先想到自己的父母。如果这个爸爸在每次灯熄灭的时候，也教会孩子自己去更换，那就更利于孩子的成长了。

有的孩子说，灯坏了，家里黑了，那我们就睡觉吧。

家长们又笑了。老师说，这个孩子是随遇而安型的，你可以说他是消极等待，也可以说他心态非常好，能够适应不同的变化，遇到挫折时能够沉得住气。在浮躁的社会，不焦不躁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优点。

有的孩子的答案是，灯坏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点蜡烛啊。

老师说，这样回答的孩子，内心中往往有一种积极意识，善于应对突发情况，而且有一种创新的精神，总是有能力将看

起来的坏事变成好事。这样的孩子，即使现在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，但将来长大后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，往往能够应付自如，而且会颇受欢迎。

有的孩子说，灯熄灭了，赶紧请物业来帮忙修理一下嘛。

老师说，这个孩子，善于合理地寻求帮助，而且能够找到正确的，也是有效的办法。

有的孩子回答说，家里的灯坏了，我们就搬到旅馆里去住一晚。

家长们再次笑了。老师也笑了，她说，我估计这个孩子的家里，一定真实地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这样的孩子，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强，一点也不惧怕外部环境的变化，有时反而乐于享受因变故而带来的变化。今后到外地上学，会很快适应。

有的孩子说，一个灯熄灭了，那就开别的灯啊。

老师说，我很欣赏这样的孩子。我的问题是，家里的灯突然熄灭了，你怎么办？这个孩子，他注意到了，我并没有说，家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。一个灯熄灭了，

打开另外的灯，这是最简单，也是最有效的办法。这样的孩子，思路往往比较开阔，看问题常常能够另辟蹊径，找到与众不同而又简单可行的办法。

最后，还有个孩子是这样回答的，灯坏了，我就到森林里去捉萤火虫来照亮房间。

家长们忍不住哄堂大笑。

老师若有所思地看看家长们，说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的答案很可笑，太不切合实际了？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孩子的回答是可笑的。相反，我认为这虽然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，但却是最具想象力、最浪漫情怀的想法，这样的孩子，往往很感性，多愁善感，我觉得她长大后，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诗人、作家。事实上，她已经表现出了这方面的潜能，她的作文，是我们班写得最好的。

老师说，孩子们的回答，可谓五花八门。其实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孩子们的回答也没有对错、好坏、优劣之分。我之所以将这次班会拿来与大家分享，是想让我们的父母明白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，有各自的长处，无论你的孩子给出了怎样的答案，它都只是一个窗口，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孩子的窗口。在孩子的座位上，有一张纸，上面记录着的，就是你的孩子的回答。

家长们低头读自己孩子的回答，陷入沉思。

老师最后说，我愿拿其中一个孩子的回答，来与我们的家长共鸣：假如一盏灯熄灭了，我们就打开另一盏灯吧。

随笔

大勇若怯司马懿

宋宗桃

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大勇若怯的统帅，他就是司马懿。魏明帝青龙二年(234)，即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，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最后一次伐中原，他出兵斜谷（在陕西终南山。谷有二口，南曰褒，北曰斜，亦称褒斜谷），于五丈原（今陕西眉县斜谷口西侧）扎下大寨。司马懿作为统帅带着魏军渡过渭水背水扎营，双方相遇。

五丈原面临渭水，背靠秦岭，三面壁立，难攻易守。司马懿到来后并不进攻，只是坚守在东边。因为司马懿料定，诸葛亮远道而来，粮草供应困难，利在速战，只要和他拖下去，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自己倾斜，所以司马懿能战却是不战。

苏轼《贺贺阳少师致仕启》中说“大勇若怯，大智如愚”。什么叫“大勇若怯”？看看司马懿就知道了。守而不战，向对方示弱，这是司马懿“大勇若怯”的第一步。

但是，一个“拖”字，说着简单，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。因为敌人在千方百计挑战你忍耐的底线，“大勇若怯”有个坚持忍耐、接受时间考验的课题。

诸葛亮派将士天天挑战骂阵，咋难咋骂，司马懿虽然捂上自己的耳朵，装作没听见，但他捂不了数万将士的耳朵。将士们都气炸了肺，纷纷埋怨主帅窝囊，不到主帅大帐请战。没办法，司马懿只好也装作气愤不过的样子，假惺惺地上表皇帝请求与蜀军决战。魏明帝对司马懿的把戏心知肚明，即派遣大臣辛毗带着天子符节以军师身份控制魏军不许出战。看，诸葛亮又来挑战了，司马懿将甲冑穿戴起来，提枪上马，装作坚决要与诸葛亮一决高下的样子，但是辛毗持节立于军门，不令出战。一个要战，往营门闯；一个要禁，以圣旨喝停，如此者三。二人的双簧演得惟妙惟肖，把魏军将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于是，全军急躁愤怒的情绪得以缓解。这是司马懿“大勇若怯”的第二步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蜀军眼看粮草将尽，诸葛亮急得嗓子眼冒火。怎么办？这时候还管他什么君子不君子，只好当一回小人了。出于无奈，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的衣服和首饰，骂司马懿是女人，企图以嘲笑和侮辱来激怒司马懿，诱他出战。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司马懿并没有生气。他微笑着收下女衣和首饰，连声道：“替我谢谢诸葛亮丞相，劳丞相破费了！”然后，司马懿拉住使者走进大营，亲热得就像一家人一样。“来呀，酒席摆上，奏乐！”温馨的气氛让诸葛亮的使者未酒先醉，很快就飘飘然起来。设宴招待诸葛亮的使者，这是司马懿“大勇若怯”的第三步，其大智大勇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因为他知道，当敌人侮辱自己的人格时，说明敌人已经技穷了。

在宴席上，司马懿亲自给诸葛亮的使者夹菜劝酒。他像狡猾的狐狸一样向蠢如乌鸦的使者唱起了赞歌。他不动声色地探询诸葛亮“起居及事之繁简”。使者告诉他，诸葛亮每顿只吃一小碗米饭；士兵打二十军棍的处罚，都是诸葛亮亲自审批。呵呵，食简事烦！由此，司马懿判断诸葛亮的健康每况愈下，生命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，便更加坚定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方针，坐等诸葛亮“交根本”。果不其然，诸葛亮不久便气病而死，司马懿不战而胜。

在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《三国》中，扮演司马懿的演员艺术家倪大红在谈到司马懿时说：“他比诸葛亮更懂谋略，更懂心机，诸葛亮可以猜测司马懿的内心，而司马懿则能猜透诸葛亮的内心，猜测与猜透是完全不同的结果。”

如此大勇若怯的大智大勇之人，在中国历史上真的不多。

新书架

《夏梦狂诗曲》

崔琦

曾几何时，音乐是裴诗的生命，虽然一场意外令她废了左手，再也拉不了小提琴，她却以全新的身份回到曾经居住的城市，推出她栽培多年的小提琴手，又一次踏上了与自己绝佳的典雅世界。终于，她开始一步一步接近计划中的目标：曾经最喜欢的哥哥，冷漠的盛夏集团二公子，还有出现在旧照片上的模糊人影……

因为听了父亲演奏的小提琴曲，她一生都对那四根脆弱又感性的琴弦有着说不出的情愫；因为看见那一摊血，她从那以后只喜欢穿黑色的衣服。

这是一部你看了一定会流泪的爱情小说。作为一部唤醒你内心坚持与梦想的励志文集，带你用眼去“读”，也能“听”见千百年前巴洛克古典音乐并让你与作者一同走遍世界各地，将你带入全新世界的导航地图。

连载

“正是。此人叫鲁俊逸，精明强干，颇有胆识，身为甬人，却是靠粤人发家……”

“甬人，靠粤人发家？”丁大人重复一句，显然感兴趣了，微微点头，“嗯，有意思！”

“老爷，”车康插上一句，“听说姓鲁的胃口壮了，几番从两个大胃口中抢食，可总是吃到口边就又缩回去了。”

“哦？”丁大人看过去。

“想必是有所顾忌吧。”丁大人闭上眼去，随口蹦出一句：“那就给他长点胆气，让他试试牙口嘛！”

“奴才遵命。”

雨南新首富鲁俊逸

单看宅院，就晓得鲁俊逸在上海滩的枪势混得不错。

西江路甚是宽大。前些年法租界向西扩张，法国公董局沿县城北侧向西辟出这条主干道，东西长约十里，宽不下十丈，堪比公共租界中的南京路。

上拥有一间斗室已是奢求，鲁俊逸拥有的竟是黄金地段里的一座豪宅，南北呈条形，占地近二亩，前后三进院子，西式建筑，中式园林，南北通透，中西合璧，既赏心悦目，又方便实用。

齐伯站在前院的空场地上久久观赏，称赞不已：“啧啧，俊逸呀，没想到你这事做得真大，盖起介漂亮的宅院，窗上这些玻璃好像是镂花的呢！”

鲁俊逸引他走近那些玻璃，又引他走进门庭里，指给他看大理石地面，笑道：“是哩。那些玻璃，还有这些大理石，全是意大利进口的。人家的工艺好，我们这里的匠人做不出！”

齐伯蹲下，摸摸大理石地面，细审花纹，点头道：“嗯，做工真是精致！”

“齐伯呀，”鲁俊逸笑呵呵地看着他，扯入正题，“咋儿钱业公所出点事体，一直忙活大半夜，没顾上陪你哩。您这十多年一直不肯来上海，这突然来了，想必有啥大事体？”

“是老夫人。”齐伯缓缓应道，“前日午后，老夫人捎口信给

我，要我务必请你回去，越快越好。我一看辰光，班船就要开了，一时寻不到合意人，也是急了，这就自个赶来了。”

“啥事体？”

“不晓得。听来人气色，老夫人挺急的，要你马上回去。别是生病了吧？”

“应该不会。”鲁俊逸微微皱眉，“前日有人来，我还问起她来，说是她身体娇健的。再讲，眼下辰光，生意正忙，事体多，我怕不开哩。”

齐伯望着他，突然说道：“阿秀回娘家了，你晓得不？”

听到阿秀，鲁俊逸的脸色旋即黯淡下来，半晌方道：“晓得了。”

“俊逸呀，”齐伯半是劝导，半是解释，“讲句不该讲的，你仍是仍在为阿秀的事体生老夫人的气吧！想想看，你有三年辰光没回家了，这上让老夫人哪能不想哩？”

鲁俊逸勾下头，没再吱声。

阿秀是俊逸妻妹，俊逸与她姐姐阿芝结婚时，她还不到十岁。阿芝在生女儿碧瑶时亡故，俊逸挚爱亡妻，一直没有续娶。



民间小说 第一商会 追述财富与权力“富不开，靠不住”的明暗法则 网络畅销作家 寒川子 著

阿秀年岁渐长，音容笑貌越来越像她阿姐。俊逸是极重旧情的人，早晚见到她，就如同见到阿芝，对她关爱有加。阿秀对他先是依赖，后是敬仰，再后生出情愫。前些年里，二人书信频传，俊逸牵梦萦，几乎每月都要回老家一趟，为阿秀买这送那，只差捅破最后那层纸。马夫人看在

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死活不允这门亲事，在关键辰光棒打鸳鸯，不顾阿秀苦苦哀求，硬是将她许配他人。俊逸在这芥蒂，连续三年没再探亲，只在逢年过节时礼节性地捎回些许贺礼。

对于这场过节，齐伯清楚不过，轻叹一声，进一步劝解：“俊逸呀，老夫人没把阿秀嫁给你，也是迫不得已。你不在乎的是情义，老夫人在乎的是面子。大小姐那辰光闹得惊天动地，街坊村邻不知生出多少闲话。这又轮到二小姐了，你让她她的老脸面哪儿搁去？”

鲁俊逸正自寻思应对，厅中电话铃响。

俊逸几步赶过去，拿起话筒，听一会儿，道：“晓得了，这就过去。”抬头看向齐伯，“齐伯，你这就先歇着，在院里好好转转，我得去钱庄一趟。”

茂升钱庄坐落于老城厢里，位置不错，生意繁忙。柜台前，客户排成一条长龙，手摇各式扇子，或说或笑，一边抱怨天气，一边耐心等待。

鲁俊逸匆匆走进总经理室，屁股刚在一张黑皮椅子里落下，协

理老潘与跑街庆泽就走过来，哈了腰站在案前。二人跟从俊逸多年，皆是得力人手。

钱业大佬庆泽还乡 “是为麦基洋行那批货吗？”俊逸掏出随身带的折扇，扇几下，目光瞟向庆泽。

“是哩，”庆泽的腰稍稍直些，两眼盯住俊逸，“一共七家报，四家为合庄报，三家为独庄报。独庄这三家，我们算一家，另两家是善义源和润丰源。各家标底也都探到了，合庄报的没得十五万两，善义源十六万，润丰源十六万五，我们十六万三。”

“哦？”鲁俊逸合上折扇，眉头拧起，“连善义源、润丰源也都报了？”

“老爷，”老潘凑前一步，“这批是德国货，质好色全，市场紧俏，所以大家起争哩。”说着拿出一张清单，“这是清单。”

鲁俊逸接过清单，眯眼看一会儿，吸口长气，看向庆泽：“洋行哪能讲哩？”

“在等我们庄哩。”庆泽嘿嘿一笑，“里查德让江摆渡（comrador，买办）负责标底，我这个人搞

定了，要他把几家独庄的标底暂先押下，只报合庄的。麦基急等出货，催问几次，他顶不住，这在催我哩。”

俊逸闭眼，一会儿后睁开，看向老潘：“有多少利，你算过没？”

老潘伸出三个指头：“批销，三万两打底；零售，六万两。”

俊逸再次闭目，陷入长考。

就在此时，老潘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来，老潘起身去接电话，不一会儿复走进来，望着俊逸，略作迟疑，道：“老爷，是泰记车总管，说是……说是要在我们茂升存银十万两！”

“哦？”俊逸显然极是惊愕。

“奇怪，”老潘眉头拧紧，“泰记与我们向无瓜葛，手中更有惠通银行，有的是地方存钱，这……”

俊逸眼珠子连闪几闪，盯住他：“你敢肯定是车总管？”

“绝对肯定，他的声音我听得出。”

俊逸长吸一口气，缓缓吐出，转向庆泽：“庆泽，你这就去，报十万两。”